

济公全传

(三)

(清) 郭小亭著

目录

第一百十一回.....	5
知府定计拜贼人 济公巧捉华云龙	
第一百十二回.....	7
众百姓公告田国本 二绿林行刺济禅师	
第一百十三回.....	9
济公法斗神童子 罗汉制服沈妙亮	
第一百十四回.....	11
郑玄修酒馆逢和尚 沈妙亮听歌识圣僧	
第一百十五回.....	13
金毛海马闹差船 济公善救冯元庆	
第一百十六回.....	15
赵太守明断奇巧案 济禅师开棺验双尸	
第一百十七回.....	17
奉堂谕监斩华云龙 听凶信二鬼闹法场	
第一百十八回.....	19
提首级寻找杨明 见魔怪二人遇害	
第一百十九回.....	21
报弟仇灵隐访济公 搬运法移钱济孝妇	
第一百二十回.....	23
双义楼匪棍讹人 借还魂戏耍老道	
第一百二十一回.....	26
善心人终得善报 奸险辈欺人被欺	
第一百二十二回.....	28
请济公捉妖白水湖 小月屯罗汉施妙法	
第一百二十三回.....	30
奉父谕主仆离故土 表兄弟对面不相识	
第一百二十四回.....	32
捡人头主仆遭官司 救表兄梦中见县主	
第一百二十五回.....	34

奉堂谕捉段山峰邀 朋友定计庆丰楼	
第一百二十六回	36
余得水逞口失钱财 济长老戏耍掌刀人	
第一百二十七回	38
施妙法游戏助义士 谈心事冷语惊贼人	
第一百二十八回	40
众官人奋勇捉贼 李文龙无故中计	
第一百二十九回	42
见字秉立志体妻 济禅师善救烈妇	
第一百三十回	44
知县公堂问口供 济公巧断垂金扇	
第一百三十一回	46
吐实情马氏拉卞虎 定妙计佛法捉贼人	
第一百三十二回	48
送圣僧捉妖白水湖 假济公投刺绍兴府	
第一百三十三回	50
真假僧会面马神庙 邀道友携宝报前仇	
第一百三十四回	52
白水湖丢失烈火剑 密松林初试迷路旗	
第一百三十五回	54
济公请雷诛妖怪 飞龙诚心拜圣僧	
第一百三十六回	56
知府衙悟禅施妙法 曹娥江雷陈赶贼船	
第一百三十七回	58
小江口主仆遇故旧 恶奴才勾贼害主人	
第一百三十八回	60
救众人悟禅烧贼寇 二义士误入八卦山	
第一百三十九回	62
八卦山雷陈逢妖道 三清现张董设奸谋	
第一百四十回	64
张士芳好心诓八字 董太清妖术设魂瓶	
第一百四十一回	66
众家人忠心护主 孙道全奉命救人	
第一百四十二回	68

二妖道贪财施邪术	
两豪杰设计盗魂瓶	
第一百四十三回	70
雷鸣智杀张太素	
悟禅气吹董太清	
第一百四十四回	72
老仙翁一怒捉悟禅	
二义士夜探天台山	
第一百四十五回	74
永宁村法救王安士	
韩家院捉拿章香娘	
第一百四十六回	76
孙道全捉妖遇害	
济禅师拉船报恩	
第一百四十七回	78
济公施法治妖妇	
罗汉回家探姻亲	
第一百四十八回	80
探娘舅济公归故里	
点奇梦圣僧善度人	
第一百四十九回	82
妖妇现形唤醒文美	
真人赠药救好修缘	
第一百五十回	84
买毒药暗害表弟	
点恶梦难度迷人	
第一百五十一回	86
地府见罪人恶心不改	
妖怪起淫心丧命倾生	
第一百五十二回	88
修缘公子朝宝悦	
知觉罗汉会昆仑	
第一百五十三回	90
玉面狐上清宫访道	
济禅师天台山会仙	
第一百五十四回	92
老仙翁法斗济公	
请葫芦惊走妖狐	
第一百五十五回	94
送书信良言劝娘舅	
回灵隐广亮请圣僧	
第一百五十六回	96
验桥口捉拿贼和尚	
见县主重修万缘桥	
第一百五十七回	98
施佛法善度王太和	
因家贫经营离故土	
第一百五十八回	100
李涵龄神相度群迷	
王太和财色不迷性	
第一百五十九回	102

得金宝福随相转
访娘亲跋涉天涯
第一百六十回.....104
梁兴郎千金春隐诗
济禅师佛法指孝子

第一百十一回

知府定计拜贼人 济公巧捉华云龙

话说镇山豹田国本，听说知府来拜，立刻由里面出来迎接。到了大门外，一瞧，见许多的官人跟随，知府坐着大轿。田国本来到轿前，说：“公祖大人驾到，草民田国本接待来迟，望乞大人恕罪。”知府张有德立刻吩咐轿子撤抬杆，去扶手，当时下轿。知府说：“久仰田员外大名，今幸得会，员外何必太谦。”田国本说：“大人请。”知府往里走，济公贴身随后跟。从众班头，都在二门外站住，济公与知府来到大厅。田国本说：“大人请坐。”知府坐下。田国本并不谦让，也坐下相陪，吩咐手下人献茶。田国本说：“今天大人驾临，有何贵干？”知府说：“本府久闻员外大名，特来拜访，藉此畅谈。”说着话，济公站在知府身后，身上往隔扇上一靠，二目一闭，好似要睡。田国本一瞧说：“大人尊管家，必是熬了夜，身体困倦，何妨到外面歇歇去。”济公借他这句话，一睁眼往外就走，知府也并不拦。

和尚出了大厅，直奔花园。来到花园角门，探头往里一看，见花园齐整，暖阁凉亭，楼台小树，正北是三间花厅，乾坤盗鼠华云龙，站在花厅门首，正往角门这边看。贼人原本在花厅里，摆了一桌酒，自己也喝不下去，终然贼人胆虚，心中盘算：“知府无故来拜，其中必有隐情。”自己一想：“莫非前来拿我？”心中实属不安。站起身出了花厅，往外探头瞧见济公是跟班的打扮，又洗了脸，华云龙认不出来，点首叫济公，华云龙要问问知府带多少人，做什么来了。华云龙直叫：“二爷，这里来。”济公也不言语。华云龙一想，这个跟班的，不是聋子，定是哑子，赌气也不叫了。进了花厅，济公随着，来到花厅门首，用两手把门一植，说：“华云龙，你这可跑不了了。”华云龙一听，是济公的口音。贼人吓的亡魂皆冒，华云龙说：“师父，你老人家为什么拿我？”和尚说：“我倒不打算拿你。我要拿你，在小月屯马静的夹壁墙也把你拿了。再不然，蓬莱观陆通攥住你腿的，我也就拿住你了。”华云龙一想：“是呀，这为什么拿我呢？”和尚说：“田国本到知府衙门去送信，叫我拿你来。”华云龙一听说：“好。田国本狗娘养的，真是人面兽心。”和尚说：“你就认了命罢。”即用手一指，已把华云龙用定神法定住。

和尚转身出来，来到二门，把柴元禄、杜振英叫进去，来到花园，和尚说：“这是华云龙，就拿住了，你们去锁罢。”柴、杜二人喜出望外，来到花厅一瞧，果然不错，这才抖铁链把淫贼锁上。和尚一伸手，由华云龙兜囊，把奇巧玲珑透体白玉镯、十三挂嵌宝垂珠凤冠掏出来交给梁元禄。和尚说：“带着走，拿田国本去。”

书中交代：田国本原本是西川坐地分赃的大贼头。他自己因为金银也存足了，手下绿林人，在外面做的案也多了，田国本恐怕一人犯案，牵连大众，自己携眷逃至曲州府。手里有银钱，就在那买房落户，同邱成、杨庆三个人，在这里隐遁。先前倒是循规蹈矩。后来皆因秦丞相的兄弟花花太岁王胜仙来到曲州府取租钱，在曲州府打了公馆。田国本去拜王胜仙，打算要走王胜仙的门子，着王胜仙喜爱什么。见王胜仙古玩字画金珠一概不爱，就是喜爱美女，除爱美女，别无所好，田国本一想，定了一个美女胭粉计。他花了三千银子，买了一个歌妓，长得十分美貌，名叫玉兰。田国本就把玉兰叫到跟前，说：“玉兰，我打算拿你走个门子，把你给秦丞相的兄弟。不知你意下如何？”玉兰说：“员外有什么话只管吩咐。”田国本说：“我明天请王胜仙来吃饭。你打扮淡妆素服，故意到厅房去，作为找我。叫王胜仙看见你，他要问我，我就说你是我妹子，在家守寡。他要愿意，我把你聘给他，你也可以享荣华，受富贵，比跟我胜强百倍，我也得一门好亲戚。”玉兰点头。次日田国本就把王胜仙请来吃饭。正在厅房喝酒谈话，玉兰打扮好了，来到厅房门首说：“员外在屋里没有？”说着话，一掀帘子，故意说：“哟，这婆子丫环真可恨，这屋里有生客坐着，也不告诉我。”说罢，斜膘杏眼，瞧了三胜仙两眼，放下帘子回归后面。王胜仙瞧的眼都直了，这才问：“田员外，这是你什么人？”田国本故意叹了一口气说：“这是我的小妹。她出阁不到一个月，丈夫死了。现在就在我家住着，倒是我一块病。”王胜仙说：“员外何不再给找个人家另聘呢？”田国本说：“没有合适的主，我也不肯给。”王胜仙也没有肯再往下说。吃完了饭，告辞，自己回了公馆。王胜仙就对众家人说：

“我自生人以来，没见过这样的美女，就是田国本他的个妹子，实在貌比西施。”旁边有家人王怀忠说：“太岁爷，我去跟田员外说去，就提你老人家续弦，大概他也愿意给。”王胜灿说：“好。你若能给我说妥了，我给你二百两银子。”王怀忠说：“就是罢。”立刻到田国本家，一见田国本，提说王胜仙求亲之事。田国本正愿意，就把玉兰给了王胜仙。过门之后，田国本从此倚仗跟秦相的兄弟结了亲，在本地无所不为，结交官长，走动衙门，包揽词讼。前任知府是清官，不合他的意，他给王胜仙一封信，王胜仙一见秦相，秦相奏折子，把知府调开。这个知府张有德，又不合他的心，又给王胜仙一封信，王胜仙又一见秦丞相，秦丞相就问：“你怎么个亲戚，皇上家的命官，都不合他的意？焉能由他调遣。”王胜仙碰了秦丞相的钉子，就给田国本写回信，命他查知府的劣迹，再参他。

田国本前次捏报盗劫，这次又派邱成送人头，打算要把知府毁了。焉想到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贼人也是恶贯满盈，今天正在厅房陪知府谈话，见柴、杜二位班头，锁着华云龙，同济公来到厅房。田国本一见，勃然大怒。说：“什么人胆大，敢在我这里办案！”贼人站起身，意欲动手。济公手一指，把田国本定住。刘春泰赶进来一抖铁链，把贼人领上。鹞于眼邱成、金翅雕杨庆听见一乱，蹿出来拉刀要拒捕，也被济公用定神法定住，一并锁上。知府吩咐打道回衙，立刻押解贼人，一同回到衙门。老爷升堂，吩咐将放告牌搭出去，少时就有二十多人，皆来告田国本。也有告他霸占房产的，也有告他抢夺妇女的，也有告他因帐目折算田地的，种种不一。这个时节，安西县曾大老爷，派人来请济公，到衙门去喝酒。和尚去后，知府讯问了众贼的口供，暂为看押起来。候济公回来，再解了走。这曲州府街市上，吵嚷动了，都知道灵隐寺济公拿了华云龙、田国本、二大爷、三太爷。

这一吵嚷不要紧，惊动了江洋大盗，一个叫追云燕子姚殿光，一个叫过度流星雷天化。这两个贼人，乃是玉山县三十六友之内的，正在曲州府这里住着，听说华云龙被济颠和尚拿到知府衙门，姚殿光说：“雷贤弟，咱们跟华云龙金兰之好，不知道便罢，既知道，你我不能不管。咱们或是劫牢反狱，或是把济颠和尚杀了，给华二弟报仇，总得设法把华云龙救出来。”雷天化说：“兄长言之有理。你我到外面探访探访去。”两个人由店里出来，在街市闲游，天光已然点灯，只见由对面两个从人，搀着一个穷和尚。从人说：“师父，你是喝醉了罢。”和尚说：“没醉。我就是拿华云龙的济公和尚，有不服的，只管来对我。”姚殿光一听是济颠和尚，贼人要伸手拉刀，替华云龙报仇。

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十二回

众百姓公告田国本 二绿林行刺济禅师

话说济公由知县衙门吃完了酒饭出来，两个人搀着，正遇见两个贼人。和尚自言自语说：“我就是拿华云龙的济颠。”姚殿光一听，意欲拉刀过去动手。自己又一回思：“先别莽撞。华云龙既被和尚拿住，和尚必然能为不小，我二人明过去，未必是和尚的对手。莫如暗中瞧和尚住在哪里，晚上去行刺，叫他明抢容易躲，暗箭最难防。”贼人这是心里的话。和尚嘴里就说：“对。瞧准了我和尚，我今天住府衙门西跨院内，要不服就去找我去。”两个贼人一想：“真怪，我们心里的事，和尚给说出来，这个和尚许有点来历。”暗中跟着，见和尚进了府署。

姚殿光、雷天化探明道路，二人回店。到店中吃喝完毕，候有二鼓以后，把夜行衣换好，由店中蹑房越脊，来到衙门。找到西院一瞧，屋中有灯光，两个人一看，和尚躺在床上睡了。姚殿光说：“你巡风，我进去杀他。”雷天化点头。姚殿光刚要掀帘子进去，和尚一翻身爬起来，说：“好东西，你往哪里走！”贼人吓的拔头就跑，和尚随后就追。这两个人跑出府衙门，和尚追出府衙门。这两个人直跑了半夜，和尚追了半夜。天光亮了，两个人跑出了城，好容易瞧后面没人追了。眼前一个树林子，靠左山坡，两个人要歇息歇息，刚到树林子，和尚说：“才来。”吓的两个贼人就要跑。和尚用手一指，把两个人定住。和尚说：“我也不打你们，我也不骂你们。我拘蝎子把你们咬死。”

正说着话，只听山坡一声“无量佛”。和尚一看，来了一个老道。头戴如意道冠，身穿蓝缎道袍，腰系丝缘，白袜云鞋，助下佩着宝剑，画如童子一般。

书中交代：这个老道，乃是铁牛岭避修观的。姓格，名道缘，外号人称神童子。他师父叫广法真人沈妙亮，乃是万松山云霞观紫霞真人李涵陵的徒弟，褚道缘是李涵陵的徒孙。他在避修现出家，每逢早晨起来，他要在外闲游，借天地之正气，能精神倍长。今日闲游来至此地，姚殿光、雷天化一瞧，赶紧就嚷：“道爷救人。”褚道缘抬头一看说：“我为什么救你们，你们是哪的？”姚殿光说：“我二人是玉山县的人。因为我们有个拜弟兄，被这个和尚拿了，我二人要替朋友报仇，没想到被和尚把我们制住，要拘蝎子咬我们。道爷救命罢。”褚道缘一听说：“你二人既是玉山县的人，有一个夜行鬼小昆仑郭顺，你们可认识？”姚殿光说：“那不是外人，郭顺我们是拜兄弟。”褚道缘一听：“既然如是，这和尚是谁？”姚殿光说：“是济颠。”格道缘一听，呵了一声。说：“原来是济颠僧！我山人找他，如同钻木取火，正要拿他，这倒巧了。我风闻济额和尚在常山县捉拿孟清元，雷击华清风，火烧张妙兴，害死姜天瑞，屡次跟三清教为仇。我正要拿济额给三清教报仇，今天颠僧你可来了！”和尚说：“杂毛老道，你打算怎么样？”格道缘说：“好济颠，你若知道祖师爷利害，跪倒叫我三声祖师爷，我饶恕你不死。”和尚说：“好老道，你跪倒给我磕头，叫我三声祖宗爷，我也不能饶你。”老道一听，气往上撞，拉宝剑照和尚劈头就砍。和尚一闪身，滴溜转在老道身后，托了老道一把，老道回头摆宝剑，照和尚就扎，和尚围着老道直转，拧一把、捏一把、拘一把、捕一把，老道真急了，说：“好颠僧，真乃大胆，待山人用法宝取你。”伸手由兜囊掏出一个扣仙钟。这宗法宝，是他师父给他的，勿论什立妖精扣上，就得现原形。老道往空中一签，口中念念有词，钟能大能小，往下一落，眼瞧把和尚扣在底下。

褚道缘一看说：“我打算济颠有多大能为，原来是一个凡夫俗子。”过去要救姚殿光、雷天化。就听身后有人说：“老道，你敢多管闲事。”老道回头一看，是和尚。老道暗说：“好颠僧，我把他扣在钟下，怎么会出来了！”老道立刻由兜囊掏出一根捆仙绳来。说：“和尚，我叫你知道我的利害。”和尚一瞧说：“可了不得了，格道爷，你饶了我罢。”褚道缘说：“和尚你无故欺负三清教，我焉能饶你！”说着话把捆仙绳一抖，和尚没躲开，竟把和尚捆上了。这个捆仙绳，也是无论什么妖精捆上，就现了原形。褚道缘见把和尚捆上，老道哈哈一笑说：“和尚，你叫我三声祖师爷，我放你逃走。如其不然，我当时把你捺到山洞里。”和尚说：“我叫你三声孙子。”老道一听，气往上撞。当时夹

起和尚，往山洞一捺。和尚一把揪住老道的大领，“吡喇”一下，竟把蓝缎道袍撕下一半去。和尚落在万丈深山洞之内。

老道见和尚掉下去，自己叹了一口气说：“我师父叫我不无故害人，今天我作了孽了。”自己愣了半天，大概和尚掉下去已死，不能复生，老道这才过来，把姚殿光、雷天化救了。老道说：“我已把和尚捺在山涧摔死，你两个人去罢。”姚殿光二人谢过老道，竟自去了。老道一想：“不必回庙去吃饭，我就在眼前镇店上找个酒铺，要一壶酒，要一个溜丸子，要半斤饼，一碗木樨汤，就得了。”想罢进了村口，只见路西是酒铺，酒铺门口，站着伙计，冲老道一指说：“来了。”老道回头，瞧后面并没人，老道也不知伙计说谁呢。自己来到酒铺，找一张桌子坐下，伙计道：“道爷来了。”褚道缘说：“来了。”伙计也并不问老道要什么菜，擦抹桌案，拿过一壶酒来，一碟溜丸子，一碗木樨汤，半斤饼。老道一想：“怪呀，真是思衣得衣，思食得食。”老道说：“伙计，你怎么知道我要吃这个？”伙计说：“那是知道。”老道说：“罢了，你们这买卖要发财。”少时吃喝完了，伙计一算帐，三吊二百八。老道说：“溜丸子卖多少钱？”伙计说：“二百四。”老道说：“怎么算三吊二百八呢？”伙计说：“你吃了四百八，你师老爷吃两吊八，叫你给算一处。”老道说：“谁是我师老爷？在哪里？”伙计说：“是个穷和尚，走了，吃两吊八。不然，我们也不能叫他走，他给留下半件蓝缎道相，还有一根丝绦绿。他说，教你给钱，把缎子丝绦给你。”老道气得瞪着眼说：“你满口胡说。他是和尚，我是老道，他怎么是我师老爷！”伙计说：“方才和尚说，你当老道当烦了。要当和尚，认他做师爷爷。他教你赶紧追，晚了他就不要了。你要不认两吊八百钱，我们留这丝绦和缎子，也可卖出钱来。”老道有心不要，又怕配去颜色不对，还得多花钱。老道无奈，把三吊二百八饭钱给了。出来，要追上和尚一死相拼。

老道正往前追，对面来了一个走路的，说：“道爷姓褚不是？”老道说：“是呀。”这人说：“方才我碰见一个和尚，他说是你师爷爷，叫我给你带信，叫你快去追，晚了他就不要你了。”老道说：“你满嘴放屁！是你师爷爷！”这人说：“老道你真不讲理，和尚叫我给你带信，我好意告诉你，你又怎么骂我呢。”老道也不还言，气得两眼发赤，就追和尚，追来追去，见眼前有井，有几个人在井台上打水。老道也渴了，要喝点水。刚来到近前，老道说：“辛苦。赏我点水喝。”打水的人说：“道爷叫褚道缘么？”老道说：“不错。”这人说：“方才你师爷爷说了，留下话叫你少喝罢，怕你闹肚子。”老道说：“谁是我师爷？”这人说：“穷和尚。”老道说：“那是你师爷。”这人说：“老道你怎么出口伤人？你别喝了！”老道说：“不喝就不喝。”气得老道要疯，出门就跑。刚来到一个村头，老道正往前走，只见由村口里出来二十多人，一个个拧着眉毛，瞪着眼睛。老道也不留神，焉想到这些人过来，把老道围住，揪住就打，不容分说。

不知所因何故，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十三回

济公法斗神童子

罗汉制服沈妙亮

话说神童子褚道缘正往前追赶和尚，由村里出来二十多人，揪住老道就打。老道也不知所因何故。书中交代，济公跑到这个村里，有一个茶馆子，喝茶的人不少。和尚来到这里，说：“众位快救我！”大众说：“怎么了？”和尚说：“村外有一个老道，他在村外拿宝剑，要给村里下阵雾，他说，叫这村里都生病，非他治不好。他好讹化三千银子。我一劝他，他恼了。他道我坏他的事，拿宝剑要杀我。”大众一听说：“这还了得，咱们把老道拿住活埋了。”

众人这才跑出村来，一瞧果有一个老道，手拿宝剑，两眼发直。大众过来，揪住就打。褚道缘直嚷：“众位为什么打我？”众人说：“你来下阵雾，要害我们村里人，不等你等什么！”老道说：“谁说的？”众人说：“和尚说的。”老道说：“好。我跟和尚有仇，众位别听他的话。我是铁牛岭避修观的，我叫神童子褚道缘，我正要找和尚。他在哪里，咱们对对。”大众一同来到茶铺，一瞧和尚没了。众人说：“和尚哪去了？”内中有人说：“和尚到隔壁给田二爷瞧疯病去了。”老道一听，恨不得把和尚拿住干刀万剐，方出胸中之气。赶紧来到田宅门首。喊叫：“济颠僧快出来，山人跟你一死相拼！”话说和尚原本在茶铺子坐着，众人去打老道，和尚说：“我和尚指着瞧病为生，勿论什么疯症，我专能治。”房边就过来一个人，说：“大师父，我们田二爷疯了不是一天，见人就打，现在在后面空房锁着，你能治么？”和尚说：“我一治就好。”这人说：“既然是，你跟我来。”带着和尚，来到院内。和尚说：“疯子在哪里。”这人说：“在后院锁着。”和尚叫把钥匙拿来，和尚来到后面，把锁一开，疯子由里面跑出来，来到门首，老道正叫和尚，疯子出来揪住老道要打，把老道按捺下，又踢又打，打完了，撒了老道脖子上泡尿，好容易，大众把疯子拉回去。和尚说：“我这里有一块药，回头给他吃了就好。”和尚拿了点东西，由院中出来，只见大众正劝老道：“回去罢，他是个疯子，这有什么法。”老道猛一抬头，见和尚在那边站着直乐。老道一瞧，气冲肺腑，说：“好和尚，你往哪走！”和尚拨头就跑，老道随后就追。追出村口，一瞧和尚没了。

见眼前有三间土地庙，老道听后有脚步的声音，褚道缘绕到庙后一看，是一位老道。头戴鹅黄道冠，身穿鹅黄道袍，水袜云鞋，面如三秋古月，一部银髯，背后背着分光剑。褚道缘一看，不是别人，正是他师父广法真人沈妙亮。褚道缘赶紧跪倒磕头，说：“师父在上，弟子有礼。”他师父不言语。褚道缘又磕头说：“师父在上，弟子有礼。”越磕头越不言语。褚道缘也不知他师父因何瞪着眼不理他，正在纳闷，和尚由那边过来说：“褚道缘，你就是这样道行，一个鸡蛋窝，你就磕一百多头，明天给你个鸭蛋窝，叫你值二百头。”褚道缘听和尚一说，再一瞧，是一根苇子挑着一个鸡蛋窝。褚道缘气得颜色更变，伸手拉宝剑，和尚没有了。褚道缘愣了半天，见天色已晚，自己够奔三清观，他师叔李妙清的庙。

褚道缘来到庙内，李妙清说：“道缘从哪来？”褚道缘一一背诉前情。李妙清一听说：“不要紧，明天我同你找济额去。”褚道缘坐着生气，也不言语。李妙清叫他吃饭，他也不吃，自己赌气睡了。次日李妙清尚未起来，褚道缘由庙中就出来，要找和尚以死相拼。

出庙走来不远，只见对面来了一个老道，头戴鹅黄道冠，身穿鹅黄道袍，背着分光剑。褚道缘一看，只当是和尚又是用鸭蛋窝耍笑他。焉想到这真是沈妙亮。原来沈妙亮自己化缘，化了一千银子修庙。自己立过誓：化缘的银子，自己要妄用，必遭天雷之报。现在他使了二百多银子，他恐怕应了誓，故要来找李妙清借银子，补这项亏空。今天驾着超脚风来见褚道缘来了。

沈妙亮正要问徒弟上哪去，见褚道缘把眼一瞪，说：“好鸭蛋窝，你打算我不认得你。”沈妙亮一瞧说：“褚道缘不是疯了么！”褚道缘拉出宝剑就砍。沈妙亮用手一指，把褚道缘定住说：“你这孽障，真是无故找死。”伸手拉出分光剑，要杀褚道缘。褚道缘这才明白，知道不是鸭蛋窝，真是师父到了。赶紧说：“师父先别杀我。我有下情。”沈

妙亮说：“好孽障，你为什么叫我鸭蛋窝？趁此快说！”褚道缘当时把根本缘由，一诉前情，沈妙亮这才明白说：“这就是了。你先跟我到你师叔庙里，少时有什么事再办。”褚道缘这才跟随沈妙亮，一同来到三清观。一见李妙清，沈妙亮说：“贤弟，你师侄跟济颠和尚为仇做对，受这样的欺辱，你既知道，你为何不解劝道缘，知之不闻？”李妙清说：“昨天他住在我这里，我今天早晨没起来，他就走了，没等我劝他，这也怨不上我来。”

正说话间，就听外面喊嚷：“沈妙亮、李妙清，快出来。”沈妙亮一听，只当是济颠和尚来了，一同来到外面。一看，见庙门首站定一人，头挽牛心发髻，身穿蓝布裤袄。沈妙亮正要问：“找谁。”这人把眼一瞪，用手一指。说：“好胆大沈妙亮！你化缘修庙，你对天发誓。不使这里的银子，今胆敢用二百余两，吾神特意请雷来击你。”沈妙亮一想：“我的事，别无二人知晓。”一听这话，吓的连忙跪倒说：“祖师爷，大发慈悲，弟子赶紧赔补。”李妙清也当是神灵显圣，赶紧跪倒说：“你老人家是哪位祖师爷？”这人“扑哧”一笑说：“李道爷，你不认识我了，我就是本村卖豆腐的老吴。”李妙清方才明白说：“老吴，你为何来装神仙。”老吴说：“我不是自己要来的，是有一个穷和尚，他花五百钱雇我来的。他教给我的话，叫我这样说。”

正说着话，猛抬头一看，见和尚来了。老吴说：“这不是和尚来了。”沈妙亮一看，原来是一个丐僧，褴褛不堪。说：“这就是济颠和尚么？”褚道缘说：“不错。”沈妙亮说：“待我问他。”和尚来到近前，沈妙亮说：“颠僧，你为何这样欺我徒弟？着实可恼！你要说出情理来，我山人饶你不死。你要说不出理来，今天定然结果你的性命。”和尚哈哈一笑说：“沈妙亮，你这厮好说大话。他也不知和尚老爷的厉害。”沈妙亮一听说：“颠僧，好生无礼。我先拿住你。”当时拉出分光剑，照定和尚就砍，和尚滴溜就躲开。真是身体灵便；围着老道乱转，拧一把、捏一把、掏一把、捅一把。老道真急了，口中念念有词，就见平地起了一阵旋风，变出两个沈妙亮来了，都是一样打扮。这个照和尚就砍，那个照和尚就扎。和尚说：“好东西，没搭窝就下了一个。”老道还是宝剑砍不着和尚。老道又一念咒，当时化出四个沈妙亮来，把和尚一围。和尚乱跑，围不住。老道四个变八个，八个变十六个，十六个化三十二个，俱是手拿宝剑。和尚一瞧说：“我可真急了。”当时就地抓了一把土，和尚就跑。沈妙亮收住验法，随后就追。和尚转眼跑远了，进了一座村镇。路西有酒楼，和尚进了酒馆，上了楼。一看，楼上坐着一个老道。头戴九梁道冠，身穿蓝缎子道袍，青护领相衬，白袜云靴，面如紫玉，粗眉大眼，花白胡须，洒满胸前。桌上搁着一个包裹，很规矩的样子，也是刚才来。这个老道，乃是戴家堡玄真观的，姓郑，名叫玄修。今天由此路过，要在这里吃饭。和尚一上楼，瞧见老道，和尚说：“道爷才来。”老道说：“是。大师父才来。”和尚说：“道爷，这边一处吃罢。”老道说：“请请。”和尚找了一张桌坐下，伙计过来擦抹桌案。罗汉爷眼珠一转，计上心头，要在酒馆戏耍郑玄修。

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十四回

郑玄修酒馆逢和尚 沈妙亮听歌识圣僧

话说济公来到酒楼，找了一张桌坐下，伙计给摆上林筷。老道就问：“伙计，你们这里有素菜么，我吃素。”伙计说：“有。”和尚说：“我是吃荤。”伙计说：“荤素都有。”和尚说：“你先给道爷要一个炸面片，我敬的。”老道一想：“我又不认的和尚，人家敬我菜，我也得回敬。”赶紧叫伙计：“给大师父要一个炸九子，我敬的。”伙计答应。少时把菜给端来，和尚要了酒，又叫：“伙计，给老道要一个酷炒豆芽菜，我敬的。”老道又给和尚要一碗朵九子，和尚又给老道要一个炒豆腐，老道又给和尚要一个爆羊肉。和尚给老道要了素白菜汤，老道又给和尚要了一个炒肉丝。两个人换着吃。和尚就叫伙计过来。和尚说：“回头道爷吃了多少钱，我给就是。”伙计说：“是了。”老道听见。老道吃完了，就叫伙计算帐：“和尚吃多少钱我给。”和尚赶紧说：“道爷别让了，我给。”老道说着话，就要解包袱，包袱里有二百银子。和尚说：“我给。”一把手把老道的包袱抢过来，和尚拿着下了楼。老道只当是和尚热心肠，下楼到柜上去把钱给了，再把包袱拿回来。老道左等也不来，右等和尚也不来。叫伙计下楼瞧瞧，伙计回来说：“和尚早走了。”老道一想：“和尚是骗子，把我二百银子也拐了去，也没给饭钱。”还幸亏老道兜囊有散碎银子，赶紧把饭钱给了，下了楼就追和尚。

刚追到村口，一瞧，和尚正在村口地下，把包袱打开，瞧银子的成色。和尚自言自语说：“这是高白，这块是有成色。这块太湖，不定好不好。”老道郑玄修一瞧，说：

“好，和尚，你拐了我的银子，你还瞧成色。”过来按住和尚就打，和尚就数着：“一下了，两下了。”老道打了和尚五拳，和尚说：“该我打你了。”一拧老道的拐子，把老道翻在底下，打了老道五拳，就往下一躺说：“该你打我了。”老道又打了和尚五拳。和尚一拧老道的拐子，又把老道翻下去。瞧热闹的人，也都不劝说。这两人打架打不错，一个人打五拳。那个说：“和尚公道，打老道五拳，和尚自己就躺下，叫老道打。老道不公，非等和尚把他翻下去。”老道一听说：“我还不公道，他吃了我一顿饭，把我二百银子拐出来，我还不公道！”

众人正要劝解，沈妙亮、李妙清、褚道缘赶到。沈妙亮说：“和尚。我正然找你，你在这哪！我倒问问你，为什么欺负我徒弟？”和尚说：“他自己找的，无故多管闲事。我告诉你，沈妙亮连你也不行。我和尚是谦让着你。”沈妙亮说：“和尚你有多大来历！”和尚说：“我有几句话你听听：

昔日英名四海闻，杀妻访道入玄门。涵陵赐汝分光剑，方入三清古道门。”

沈妙亮一听和尚这几句话，自己一阵发愣。书中交代：沈妙亮当初原本是江西人，以保镖为生，名叫沈国栋，在外面威名远震。常出外保镖，家中妻子曹氏，两口子过日子。这天沈国栋歇工在家，出去正在茶铺子喝茶，旁边有一个人谈闲话，这个人说：“世界上的事难说。大丈夫难免妻不贤。子不肖。如沈国栋在外面保镖，是个英雄。家中妻做出那些鲜廉寡耻之事，可惜沈国栋那样的英雄，叫妻子给毁了。”这个说：“你怎的知道？”那个说：“我有个亲戚，跟沈国栋是近邻，我常到我的亲戚家里去。听见说，沈国栋的妻子太无廉耻，这件事要叫沈国栋知道了，准得出人命。”那人说：“也许不能知道，谁敢说这个话。”沈国栋旁边听见，故作未闻，也不认识这两个人。这两个人也并不认识沈国栋，闻其名，未见其面。沈国栋听到心里，回了家，也并不提。这天沈国栋就说要出外，曹氏就问，得多少日子回来，沈国栋说，得两个多月，有要紧的事。沈国栋由家中出来，就在附近有个小镇店，离他家三里地，找了一座店住下。晚上起更以后，自己带上刀，由店中出来，暗中到家里一探，并没有动作。自己仍回店睡了。

次日晚上有二更天，他又到家里来一探，就听他妻子屋中，有男女欢笑之声。沈国栋把窗户捅了一个窟窿，往屋中一瞧，见他妻子浓妆艳抹，打扮的鲜明。床上摆着床桌，桌上有酒菜，在旁坐着一个文生公子，长的俊品人物。沈国栋一瞧，认识是隔壁的孙公子，名叫祖父，号叫秀峰。还是一个宦家，上辈做过教官，也是祖上无德，出这样浮浪子弟，跟曹氏通好。就听他妻子说：“这两天他在家里，我恐怕你来，叫他撞上，多有不便。好

容易他可走了，这趟得去两个多月呢。”这公子说：“娘子，这两天我诗书懒念，菜思饭想，恨不能你我朝夕在一处欢乐，才合我的心。”曹氏说：“你愿意做长久夫妻不愿意？”孙公子说：“怎么做长久夫妻？”曹氏说：“你给我买一包毒药来，等他回来，我给他接风洗尘，把毒药下在酒里，把他毒死，你我岂不是长久夫妻么？”沈国栋听到这里，心中一阵难过。自己一想，至亲者莫若父子，至近者莫过夫妻。真是夫妻同床，心隔千里。自己无名火往上一撞，闯进屋中，竟将两个人结果了性命，自己打算投案官司，三五天官司完了，自己一想、人生在世上，犹如大梦一场，功名富贵妻财子禄，一概是假，尽皆是空，莫若出家倒好。这才拜紫霞真人李涵陵为师，赐名妙亮。给他一口分光剑护身。现在沈妙亮已九十多岁，他自己的事，并无人知晓，今天和尚一说这四句话，乃是他的根本。沈妙亮见和尚也无非二十多岁，怎么会知道这数十年的事？自己愣了半天说：“和尚，你怎么知道我的事？”和尚把二百银子给了郑玄修，和尚说：“我叫你瞧瞧我的来历。”用手一摸天灵盖，露出佛光灵光三光。沈妙亮一看，原本是位知觉罗汉。老道连连打稽首，口念无量佛，和尚哈哈一笑，回头便走，信口做歌说道：

人生七十古来少，先除幼年后除老。中间光景不多时，又有闲愁与烦恼。过了中秋月不明，过了清明花不好。花前月下且高歌，急须满把金樽倒。世上钱多用不尽，潮里官多做不了。官大钱多心转忧，落得自家白头早。春夏秋冬弹指间，钟送黄昏鸡报晓。诸君细看眼前人，一年一度埋荒草。草里高低多少坟，一年一半无人扫。

和尚唱着山歌，来到曲州府。知府张有德一瞧说：“圣僧哪里去了？我正派人各处去寻找圣僧。”和尚说：“我碰了朋友喝酒来着。老爷找我和尚什么事。”知府说：“我已把华云龙、田国本等二人的口供问了，贼人俱皆招认。等圣僧来，我派人一同将贼人解到临安去。”和尚说：“好。”知府派两个头目，带十个兵，用差船走水路，把贼人木椁囚车搭上船上。和尚带柴、杜二班头告辞。知府送到河坝，和尚上了船，立刻开船。和尚说：“二位班头，这可大喜。把贼人解到临安，上衙门领一千二百银子赏，每人六百两。”柴头、杜头也喜欢了说：“我二人多蒙师父成全。”大家谈着闲话，船往下走着。一天走到小龙口地面。焉想到由水内来了四个江洋大盗，要抢劫木椁囚车。

不知济公如何挡贼，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十五回

金毛海马闹差船

济公善救冯元庆

话说济公同柴、杜二位班头，押解四个贼人船只，正往前走。这天走到小龙口，济公忽然灵机一动，就知道水里来了贼人。和尚说：“我在船上闷的很。我出个主意，钓公道鱼罢。”大众说：“怎么叫公道鱼？”和尚说：“我钓鱼，也不用网，也不用钩子。你们给我找一根大绳子，我拴一个活套。往水里一掠，我一念咒，叫鱼自己上套里去。我要钓一个百十多斤的鱼，咱们大家吃好不好？”大众说：“好。”就给和尚找了一根大绳。和尚挂了一个来回套，坠上石块，捺在水内。和尚就说：“进去进去。”大众都不信服，和尚说：“拿住了，你们帮着往上揪。”众人往上一揪，果然很沉重。揪出水来，一瞧不是鱼，原本是一个人。头戴分水鱼皮帽，水衣水靠，鱼皮岔油绸子连脚裤，黄脸膛，三十多岁，和尚叫人把他棚上。和尚说：“还有。”又把绳子捺下去。果然工夫不大，又揪上一个来，是白脸膛，也是水衣水靠。

书中交代，这是怎么回事呢？只因前者把姚殿光、雷天化放走，这两个人到陆阳山去约人，约了四个人。一个叫金毛海马孙得亮，一个叫火腿江猪孙得明，一个叫水夜叉韩龙，一个叫浪里钻韩庆。知道押解华云龙，众宜人必由水路走，叫这几个贼人，在小龙口等候抢劫，探听明白，船来到了，孙得亮、孙得明先来奔船底，自己身不由己，就钻在套里，被和尚拉上去捆上。

和尚说：“你们这些东西，胆子真不小。姓什么？叫什么？做什么来了？”孙得亮、孙得明各通了姓名，说：“我二人一时懵懂，被朋友所使来的，师父慈悲慈悲罢，我二人情愿认你老人家为师。”和尚说：“我要把你两个人放了，还来不来？”孙得亮说：“再不敢来了。”和尚说：“我要有事，用你二人行不行？”孙得亮说：“师父要有用我二人之处，万死不辞。”和尚说：“既然如此，我把你两人放了。你叫你们那两个伙计，也别来了，我也不拿他了。”这两人放开起来，给和尚磕头，和尚附耳说：“如此如此。”二人点头跳下水去，竟自去了。柴元禄、杜振英一看说：“要不是师父，我二人哪里知道水里有人。”和尚说：“你二人放心罢，这就没事了。”这天往前走，相隔临安不远，和尚说：“我要头里走了。”柴、杜说：“师父别走。倘师父走后，出了差错，那还了得。”和尚说：“不要紧，没有差错。我说没有，你二人只管放心。有了差错，那算我和尚的差错。”和尚说着话，下了船，施展验法，来到钱塘门。

和尚刚一进门，只见钱塘县知县，坐着轿子，鸣锣开道，后面众多官人，锁着一个罪人，带着手铐脚镣。和尚抬头一看。口念：“阿弥陀佛！这样事，我和尚焉能不管。要不管，这个样的好人，屈打成招，就得死在云阳市口，残害生命，我和尚焉能瞧着。”说着话，和尚过去说：“众位都头，带着什么案呀？”官人一瞧，有认识和尚的官人说：“济师父，告诉你，他是图财害命的路劫。”和尚说：“有点冤枉，把他放了罢。”众人说：“谁的主意。”和尚说：“我的主意。”官人说：“你的主意不行。”说着话，就见这个罪人的爹娘妻子孩儿，一个个哭哭啼啼，甚为可惨。

书中交代：这个罪人，原本姓冯，双名元庆。住家在临江城东二条胡同。家有父母妻子孩儿。他本是锤金匠的手艺人，极其精明诚实。他有个师弟姓刘，叫文玉，在镇江府开锤金作。只因买卖赔累，用人不当，写信把冯元庆请去，给他照料买卖。冯元庆实心任事，不辞劳苦，帮着他师弟，经理买卖，四五年的景况，把所赔的钱找回来，反到赚了钱。刘文玉就拿冯元庆当做亲弟兄，深为感激冯元庆的这份劳苦，要把买卖给冯元庆一半股分，每年冯元庆回家一次。不想冯元庆日久积劳，常常染病，实不能支持。跟刘文玉说：“我要回家歇工。把病养好了再来。”刘文玉见师兄病体甚重，也不能阻。给了五十两银子，叫他回家养病。冯元庆自己还有二十两银子，也带着。雇了一只船，回临安。这天到了临安，天已掌灯，管船不叫冯元庆下船，说：“天晚了，明天再下船。”冯元庆是恨不能一时到家，自己拿了铺盖褥套，下了船，走到东城城下。自己本来带着病，走不动了，离家尚有二里地，自己打算歇歇走。焉想到往地下一坐，就睡着了。天有二鼓，打更的过来瞧见，把冯元庆叫醒了，打更的说：“你怎么在这里睡着，这里常闹路劫！”冯元

庆说：“我是二条胡同住家，我由镇江府病了回来，刚下船，我走到这里走不动歇歇，没想到睡着了。”打更的说：“你快回去罢。”冯元庆刚要走，打更的拿灯笼来照，眼前一个男子死尸，脖颈有一刀伤，是刚杀的。打更的把冯元庆揪住。说：“你胆敢杀了人装睡呢，你别走了。”冯元庆说：“我不知道。”打更的说：“那可不行，你走不了。”当时揪着冯元庆，找本地面官人，立刻把冯元庆送到县衙门。

新升这位钱塘县姓段，叫段不清。一听官人回禀，即刻升堂，把冯元庆带上。老爷一问，冯元庆说：“回老爷，小人姓冯，叫冯元庆，我在东城根二条胡同住家，我是锤金的手艺，由镇江府做买卖，因病坐船回家，下船晚了。走到树林子走不动，歇息睡着了，打更的把我叫醒，眼前就有一个死尸，我并不知谁人杀的。”知县说：“你这话全不对，拉下去打。”打完了又问，冯元庆仍说不知，立刻把冯元庆押起来。

次日知县一到尸厂验尸。有人认尸说：“被杀人是钱塘县大街天和钱铺掌柜的姓韩。昨天到济通门外粮店取了七十两银子，一夜没回铺子，不知被谁杀了，银子也没了。”知县验尸回来，一搜冯元庆的被套内，有七十两银子。知县一想，更不是别人了，必是他谋财害命，用严刑苦拷。冯元庆受刑不过，一想：“情屈命不屈，必是前世的冤家对头。”自己说：“老爷不必用刑，是我杀的。”知县问：“哪里的刀？”冯元庆说：“随身带的刀。”知县教他画了供，就把案定了。往府里一详文书。知府赵凤山，是个精明官长，一瞧口供恍惚，言语支离，这个案办不下去，把知县的详文驳了。杨凤山府批提案，要府讯，亲自审问。知县今天提出这案，坐轿叫官人押解上知府衙门，冯元庆的父母妻子，都赶了来，他娘说：“儿呀，你怎么做出这样事来？”冯元庆叹了一口气说：“爹娘，二老双亲呀，白生养孩儿一场，孩儿不能够在爹娘跟前养老送终了。孩儿哪里做这样事，这也是我事屈命不屈，有口难分诉，严刑难受。我那时出来到云阳市口，家里给我买一口棺材，把尸首领回去就是了。”他爹娘妻子一听这话，心如刀绞，就一个个泪如雨下。众瞧热闹人，瞧着都可怜。

这个时节，和尚过来。说：“他冤屈。你们把他放了罢。”官人说：“谁敢把他放了？你见知府去，叫知府放了，我们没有那么大胆子。”旁边有认识和尚的说：“济公你要打算救他，你见知府去。”和尚说：“我就见知府去。”立刻和尚头前来到知府衙门。一道辛苦，官人问：“找谁？”和尚说：“你回禀你们老爷，就提灵隐寺济额前来。”官人一听，哪敢怠慢，赶紧进去回禀。知府赵凤山，由前者秦相府济公带两个班头出去拿华云龙，直到如今两个月有余，渺无音信，心中甚为悬念。今天听说济公回来，赶紧吩咐：“有请。”官人出来让着，和尚往里够奔，知府降阶相迎，举手抱拳说：“圣僧一路风霜，多有辛苦。”和尚说：“好说好说。”一同来到书房落座。才献上茶，手下官人进去一回禀：“现有钱塘县大老爷，把凶犯冯元庆带到了。”知府说：“叫他少待，我这里会客。”和尚说：“老爷升堂罢，我和尚特为此事而来。”赵凤山说：“我的两个班头呢？师父可将华云龙拿住？”和尚说：“随后就来，少时再说。这件事老爷先升堂问案，我和尚要瞧瞧问供。”知府立刻传伺候，升坐大堂。

知县上来行礼。说：“卑职将冯元庆带到，候大人讯供。”知府叫人给知县搬了旁座坐下、知县瞧一个穷和尚，也在旁乱坐着。心说：“我是皇上家的命官，民之父母，他一个穷和尚，也配大堂坐着。”知县有些的不悦，他也不知济公是秦相爷替僧。这时，知府把冯元庆带上来，知府说：“冯元庆，东树林图财害命，可是你杀的？”冯元庆说：“老爷不必问了，我领罪就是了。”知府说：“你说实话，是怎么杀的？”冯元庆说：“小人实在冤屈。县太爷严刑审讯，小人受刑不过。”自己又把前番被屈之事一说。知府一想，现有活佛在此，我何不求他老人家给分辨。想罢，说：“圣僧，你老人家瞧，这件事如何办？”和尚哈哈一笑，这才搭救良民正曲直，捉拿凶手问根由。

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十六回

赵太守明断奇巧案

济禅师开棺验双尸

话说赵太守审问冯元庆，问济公怎么办。和尚说：“老爷要问，冯元庆是被屈含冤。”知府说：“圣僧既说冯元庆是冤枉，杀人凶手倒是谁呢？”和尚说：“凶手好办。我和尚出去就把凶手拿来。”知府说：“圣僧慈悲慈悲罢。”和尚说：“老爷可派两个人跟我去。”知府派雷思远、马安杰跟圣僧前去办案。雷头、马头同和尚出了衙门，和尚说：“我叫你们锁谁就锁谁，叫你们拿谁就拿谁。”雷头、马头说：“那是自然。”说着话往前走，对面来了一个人，穿着一身重孝，手里提着菜筐。和尚过去说：“你干什么去？”这人说：“我去买菜去。”和尚说：“你穿谁的孝？”这人说：“我穿我母亲的孝。”和尚说：“雷头过来，把他锁上。”雷头过来，就把这穿孝人锁上。这人说：“你们为什么锁我？”和尚说：“你母亲死了，你为什么不给她放焰口念经呀。”这人说：“我没有钱。”和尚说：“不行，咱们就打场官司罢。雷头，把他带了衙门去。”雷头一听和尚说的这不像话，也不知和尚是什么心思，也不敢违背，当时带领这人就走。马安杰就问：“朋友你贵姓。”这人说：“我姓徐，叫徐忠，在东城根四条胡同住家，我是厨行的手艺。”雷思远又问：“你母亲怎么死的？”徐忠说：“紧痰绝老病复发死的。”和尚说：“你也不说实话。把他的孝衣白鞋脱下来，带到衙门去，叫老爷问他去罢。”

来到衙门，先把他的孝衣脱下来，带着来到里面，一回禀老爷，老爷立刻升堂，把徐忠带上来，和尚在旁边一坐，老爷说：“你姓什么？”徐忠说：“我姓徐，名忠。”和尚说：“你母亲倒是怎么死的？”徐忠说：“紧痰绝死的。”知府说：“圣僧，他倒是怎么一段情节？”和尚说：“他把他母亲害死的。”知府一听一愣，说：“徐忠你要说实话。”徐忠说：“回老爷，我母亲实在病死的。”和尚说：“老爷去验尸去，就知道了。”知府立刻传刑房件作，带领衙役人等，一同去验尸。知府坐着轿，押着徐忠，和尚跟随一同来到徐忠家中。本地面官人众街邻，都说：“老爷胡闹，明明徐忠他母亲是病死的，众人帮着入殓的。”知府吩咐将棺材抬出来。徐忠说：“老爷要开棺验不出伤来，该当如何？”知府说：“你这东西混帐！济公活佛既说你母亲有缘故死的，必有缘故。来，开棺给我验。”立刻官人把棺材打开。刑房件作过来一瞧，见老太太死尸并无缘故，是好死的。连刑房件作也都愣了。心说：“我们老爷无故要开棺，这一来纱帽要保不住。”

知府问件作：“死尸有伤没有？”件作痴呆呆发愣，知府也大吃一惊。和尚微然一笑说：“徐忠你还不说实话？”徐忠说：“我母亲是好死的。老爷无故要开棺相验，我有什么法子。”和尚赶过来，照着棺材墙头一脚，把棺材堵头踹掉了，由棺材里滚出一颗男子的人头来。知府一看，勃然大怒。说：“这人头是哪来的。”和尚说：“请老爷问他。”徐忠吓的颜色更变。说：“老爷要问这个人头，不是外人，是我兄弟，他叫徐二混。我兄弟他在钱塘街钱铺打杂，那一天他晚上回来，拿着七十两银子。我两个人一喝酒，他喝多了，我问他银子哪来的，他说非是亲弟兄，他也不说。他说他们钱铺掌柜的，那天晚上，到通济门外粮店取银子，他知道，他拿了一把刀，在东树林等着，他把韩掌柜杀死，把银子得回来。我一听怕他犯了事，把我连累上，我把他用酒灌醉了，我把他杀了，我们老太太一着急死了。我就把我兄弟的脑袋，搁在我母亲棺材底下，我把他的死尸，藏在炕洞里。我以为人不知鬼不觉，没想到今天老爷查出来。这是已往从前真情实话。”知府说：“圣僧，这件事怎么办？”和尚说：“把天和钱铺少东人传来圆案。告诉他父亲是他们铺子打杂的徐二混杀的。”立刻就把钱铺少东人传到，说明白徐二混已死，叫他当堂具结。知府派官人押着徐忠起赃，又将他母亲埋葬，把徐忠边远充军，老爷同和尚回衙门，将冯元庆提出来。他本是被屈含冤，老爷当堂释放。这件事，临安城吵嚷动了。若非济公长老，谁能辨的了这件奇巧案。知府把冯元庆放了，行文上宪，参了钱塘县知县段不清，轻视人命，办事糊涂，不堪委用，奉旨把知县革了职。留下济公喝酒，这才问：“圣僧，怎么拿的华云龙？”和尚把已往从前之事一说。少时有人回禀，柴元禄、杜振英将差事解到。知府立刻升堂。给曲州府一套回文，赏了曲州府押解官人二十两银子，打发众官人回去。柴元禄、杜振英上来交差，将华云龙拿住。窝主田国本、邱成、杨庆一并解到听审。

奇巧玲戏透体白玉铜，十三挂嵌宝垂珠凤冠得回呈交。知府一看，并未伤损，就是凤冠短了一颗珠子。立刻吩咐将贼人带上来。手下人把华云龙、田国本、邱成、杨庆带上堂来，知府说：“谁叫华云龙？”四个贼人，各自报名。知府说：“华云龙，在临安乌竹庵，因奸不允，杀死少妇；泰山楼白昼杀死秦禄；秦相府盗五铜凤冠，粉壁墙题诗，俱都是你做的吗？”华云龙说：“是我。”知府说：“田国本、邱成、杨庆，你等窝藏华云龙可是不假？”田国本一想：“我满招认，也不要紧，只要我们亲戚知道，必不杀我。”贼人都也拍认。知府吩咐：“暂把贼人钉镣入狱。”和尚说：“我要告辞回庙瞧瞧，等明天秦相亲审贼人之时，我再去。”知府说：“也好，圣僧请罢。”

和尚告辞，出了知府衙门。刚来到冷泉亭，正碰见夜行鬼小昆仑郭顺，郭顺赶紧给济公磕头。和尚说：“郭顺不用行礼。前者我叫雷鸣、陈亮给你一封信，你可看见？”郭顺说：“前者多蒙师父救命之思。我见着信，即来到临安。白天住居，晚上天天在灵隐寺大殿房上隐卧。那天来了两个贼，是造月蓬程智远，西路虎贺东风，到庙中行刺，被我将贼人赶走。”济公说：“好。你这上哪去？”郭顺说：“瞧我师父去。”和尚说：“你见你师父，给我代问好。”郭顺说：“是。”竟自告辞去了。和尚来到灵隐寺庙门首，门头借一瞧说：“济师父回来了。”济公说：“辛苦众位。我到后面瞧瞧老和尚。”说着话来到庙内。见了见老和尚，自己回到自己住的屋内安歇。次日有秦相派人到庙中请济公，和尚立刻来到秦府。秦相一见说：“圣僧，这一路风霜，多受辛苦。我特意置酒给圣僧接风。”和尚说：“相爷一向可好？”秦相说：“承问承问。”立刻来到书房，摆上酒筵，落座吃酒。方吃喝完毕，有家人进来，回禀：“相爷，知府押解盗玉围凤冠贼人，来到相府外听审。”秦相立刻吩咐：“请太守进来。”知府来到书房，给相爷行礼，把玉图凤冠呈上。秦相一瞧、甚为喜悦、宝贝失而复得，此乃大幸也。当时将贼人带上来。秦相一问华云龙，尽皆招认。秦相说：“粉壁墙题诗是你亲笔？”华云龙说：“是。”秦相还怕错拿了，当面叫华云龙拿笔把诗写出来。秦相看他笔迹相符，秦相这才吩咐知府把众贼人仍带回衙门入狱。秦相拟定，众贼不分首从，一并斩首。连野鸡溜子刘昌、铁腿猿猴王通一并出斩，在钱塘门外高搭监斩棚。这件事嚷动了全城，这天瞧热闹人拥挤不堪。

焉想到有两个江洋大盗，听说要斩华云龙，这两个人，也是玉山县三十六友之内的，一个叫金面鬼焦亮，一个叫律令鬼何清这两个人，由北省回来，从临安路过，听说华云龙要出斩，焦亮、何清，也不知道华云龙犯的何罪，要知道也就不管了。两个人一想：“我们跟华云龙八拜之交。他在临安打了官司，我二人既知道，焉能袖手旁观。”焦亮跟何清一商量，二人各带钢刀一把，当时够奔钱塘门外，要抢劫法场。

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十七回

奉堂谕监斩华云龙 听凶信二鬼闹法场

话说金面鬼焦亮、律令鬼何清二人商量好了，来到法场。一看，天光早些，差事还没出来。二人一瞧，对面有一个酒铺。二人掀帘子进去，一看酒饭座不少，跑堂的一看，这两个人都长得不俗：金面鬼焦亮，是紫壮帽，紫箭袖袍，系丝鸾带，薄底靴子，闪披宝蓝英雄大氅，上绣金牡丹花，面似淡金，粗眉大眼；律令鬼何清，是黄白脸膛，穿翠蓝褂，都是一表非俗。跑堂的赶紧腾了一张桌，让两个人坐下，要酒要菜。就听众酒饭座大家纷纷议论，说：“这个华云龙，在临安闹的地动天翻。在尼姑庵杀人，泰山楼杀人，秦相府盗玉钗凤冠。要不是济公和尚带人出去拿，这个样的江洋大盗，马快焉能办的了？”焦亮、何清一听，是和尚拿的，二人低声一商量：“今天先劫法场，把华二哥救了，然后咱们再找这个和尚，把和尚杀了，给华二哥报仇。”

正说着话，由外面进来一个穷和尚。大众有认得的就嚷。这个说：“济师父来了！”那个说：“圣僧来了！”和尚说：“众位别嚷，我就是拿华云龙的和尚，拿华云龙的就是我。有不服的，只管找我。”焦亮、何清一瞧，心里说：“原来就是这么个穷和尚拿的我们华二哥。今天我们先到法场，然后跟这个和尚，看他往哪庙里去，晚上去杀他。”和尚瞧了一瞧，在这两个人的旁边坐下，也要了酒菜。

工夫不大，就听外面瞧热闹人一阵大乱，说：“差事来了！”由北面一下车，两个官人搀着一个，头一个就是镇山豹田国本。都是绳缚二臂，背着招子。田国本很含糊说：“我在下叫田国本。阎王造就三更死，谁敢留人到五更。生有处，死有地。我乃堂堂正正，英雄烈烈，轰轰豪杰，死而无惧。虽然身受国法，很不算什么。”第二个就是铁腿猿猴王通，口中直骂：“我姓王，名通。我也不是杀人凶犯，又非响马的强盗，但我只因替兄报仇，要杀知府杨再田。没杀成他，今天身受国法王章。我虽死，也是好朋友，死后我有阴魂，也把杨再田活捉活拿。”第三个是野鸡溜子刘昌。这小子垂头垂气，低着头心想：“无缘无故被华云龙牵连，不分首从，全都斩决，连自己此时灵魂都没有了。”第四个是邱成，第五个是杨庆，都比刘昌还强的。第六个是华云龙，自己谈笑自若，说：“众位瞧热闹人听真，在下我就是乾坤盗鼠华云龙。我自生以来，杀人也过了百了。我吃也吃过，我穿也穿过，大丈夫生而何欢，死而何惧？我今天身受国法，不过二十余年，又长成这样。头里众朋友都是我的挚友，应该活着一处为人，死了一处做鬼。众位比我年长，应当叫他们众位头里走。”众瞧热闹人，一阵大乱。

这时酒铺里有爱贪热闹的，也往外跑。金面鬼焦亮、律令鬼何清听差事到了，二人伸手拉刀，吓的伙计往桌底下躲，就喊：“掌柜的救命！”焦亮刚把刀拉出来一举，何清尚未拉出刀来，和尚用手一指，一个“唵敕令赫”，把这两人定住。和尚头里站着，这两人在后面比着不能动转。就听外面喊嚷：“好刀！”华云龙人头落地，瞧热闹人四散，和尚就往外走，说：“掌柜的，给我写上。”掌柜的说：“是了，济师父请罢。有你徒弟杨猛、陈孝留下话，你勿论钱多少，不跟你耍。到三节跟杨太爷去要钱。”和尚说：“掌柜的，我跟你要点东西，给不给？”掌柜的说：“要什么？”和尚说：“我要你们一个老傻瓜。”掌柜的说：“你拿罢。”和尚扛起一个傻瓜，出了酒铺，信口唱着山歌道：

堪叹人生不误空，迷花乱酒逞英雄。图劳到底还吾祖，漏尽之时死现功。弄巧长如猫扑鼠，光阴恰似箭流行。偶然使得精神尽，愿把尸身葬土中。仔细思想从头看，便是南柯一梦中。急忙忙，西复东，乱丛丛，辱与荣，虚飘飘，一气化作五更风，百年破。梦牢笼。梦醒人何在？梦觉化无踪。说什么鸣仪凤，说什么入云龙，说什么三王业，说什么五霸功。说什么苏秦口辩，说什么项羽英雄。我这里站立不宁，坐卧魔生。睁开醉眼运穷通，看破了本来面，看破了自在容。看破了红尘滚滚，看破了天地始终。只等到五运皆空，那时间一性纵横。

和尚唱着歌往前走。焦亮、何清此时也能动了。自己尚不醒悟，要杀和尚。两个人给了酒饭帐，从后面跟出来。和尚一直来到灵隐寺门首，门头僧说：“老济回来了。”和尚说：“辛苦众位。”和尚来到门首不往里走，和尚说：“我在大雄宝殿西跨院西房由北头